

山崩地陷

李西闽◎著

恐怖大王

李莉抱着腐烂的小狗靠着香樟树坐在地上，
茫然地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，
仿佛听到大火中有许多灵魂在呐喊，
在疯狂地舞动……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恐怖大王

山崩地陷

李西闽◎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崩溃 / 李西闽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 4

ISBN 978 - 7 - 80225 - 276 - 9

I. 崩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0176 号

崩 溃

李西闽 著

特约编辑: 刘 颖 赵 平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装帧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 - 65270477

传 真: 010 - 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邮购电话: 010 - 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

开 本: 650×980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25 - 276 - 9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我们的灵魂无依无靠
我们的肉体找不到归宿

——题记

序章 一些让人心悸的事情

《赤板晚报》载：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她的亲生父亲挑断了脚筋，目前在赤板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。面对这个眉目清秀目光痴呆名叫小艾的女孩，记者很难想象她的父亲怎么能够下得了如此狠手。记者了解到真相后，剩下的只是一声哀叹。小艾的父母离异，她被判给了父亲，由父亲抚养。小艾和母亲的感情很深，经常偷偷地去母亲那里，不敢让父亲知道。因为她父母亲离婚的原因是她母亲红杏出墙，小艾父亲恨死了小艾母亲。小艾母亲离婚后就和她的情人住在了一起，每次小艾去母亲那里，都会见到他，他对小艾很好，还经常给她买些小礼物。小艾父亲有一天发现了小艾去她母亲那里，还看到小艾母亲和那个男人带小艾去饭馆吃饭。小艾父亲气坏了，等小艾回家后，他就朝小艾发火，并且警告她不要再去找她母亲，还威胁小艾说，如果再被他发现，就要挑断她的脚筋……小艾父亲根本就阻止不了小艾去看她母亲，她还是一次一次地去她母亲那里，她不相信自己和母亲在一起有什么错，也不相信父亲真的会挑断自己的脚筋……小艾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晚上她从母亲家里回来后，酒气熏天的父亲真的把她的脚筋给挑断了……

《赤板晨报》载：因为扔垃圾和邻居发生口角，某人手持菜刀将邻居母子砍死，还将其财物搜掠一空。日前，二十岁的青年张峰在赤板市中院受到一审判决，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，判处张峰死刑。据检控方陈述，张峰租下了秀水路明乐小区的一套出租屋，入住两天后因扔垃圾到邻居房门口，与邻居女主人李某口角，他经过观察认为李某家里有钱财，遂产生了抢劫报复的念头。几天后的一个中午，张峰腰里别了一把菜刀，躲在自家房门后观察对面。看见李某打开房门时，张峰冲过去将其推倒在地，随即卡住脖子逼她到卧室取钱。在卧室里，李某反抗并大喊“救命”，张峰手持菜刀乱砍李某数十刀（致使李某后来抢救无效死亡），卧室里溅满了血。接着，张峰看到李某两岁的儿子站在卧室门口哭，就把孩子抱进卧室，用菜刀朝小孩头颈乱砍很多刀，致其当场死亡。行凶之后，张峰在李家洗手间洗干净手上和菜刀上的血迹，还将李某家里的现金几十元和手机、照相机、DVD机等财物劫

走。他在逃离路上碰到李某的丈夫回家，李某的丈夫怀疑张峰是小偷，把DVD机等抢过来后放他走了。张峰随即躲到附近老乡家里，案发两小时后被警方抓捕归案……

《赤板日报》载：一妇女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，被一辆超速的泥头车撞死，司机肇事后逃逸。肇事司机王某被抓获后供出了肇事的经过，他的行为令人发指。那是个深夜，乌南路上汽车和行人都十分稀少。王某开着装满沙子的泥头车疯狂地疾驰着，他根本就不管前面有没有人，也对前面路口亮起的红灯视若无睹。他在闯红灯的时候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横穿过马路人行道的妇女。他当时十分害怕，把车停了下来，下车回到了出事地点，他看到被撞的妇女浑身是血，还没有死，妇女的身体在抽搐着，已经说不出话了，那双惊恐的眼睛看着他，似乎在对他说：“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吧！”王某站了一会，他没有救生命垂危的女人，反而回到车上，把车掉了一个头，又在妇女的身体上压了过去……警方问王某当时为什么不救妇女，反要把她压死？王某竟然说，如果那妇女死不了，他的麻烦会没完没了，压死她就一了百了了，就是赔也是一次性的，没有更多麻烦。警方又问他为什么要逃逸？王某说，那时路上没有人看见，能逃就逃，反正死人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……

……

这个夏天，赤板市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比如，有一个少女在人行道上行走时，被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掉下来砸死，脑浆都砸出来了；还有一个女人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了“我恨你”三个字后，就打开了煤气开关自杀；赤板河上经常会漂起被河水泡得肿胀的尸体……

最让人惊骇的是这个夏天发生在万豪公墓里的少女分尸案。某个早晨，有人在万豪公墓里发现了扔在各个坟墓前的少女的肢体……因为案子久久未能告破，有关少女被分尸的各种传闻在赤板市被演绎得奇形怪状。传说万豪公墓里飘出了一个恶灵，在赤板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，这个恶灵的目标就是那些漂亮的年轻姑娘……

尽管发生了一件件让人心悸的事情，也只不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人们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，切身的疼痛让他们麻木，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一切都无所谓了……只有当事情降临到自己的头上，他们才会发现，恐惧原来就是这么实实在在，不可推卸！……

目 录

序	章 一些让人心悸的事情	001
第 一 章	小狗被割断的喉管淌着血	001
第 二 章	那是小狗灵魂的呜咽吧	010
第 三 章	铁楼梯包藏着巨大的秘密	021
第 四 章	一把明晃晃的匕首	031
第 五 章	琴声蛇一样滑过她的心	040
第 六 章	她是不是无处躲藏	051
第 七 章	男孩搂着一具尸骸	063
第 八 章	一双怨毒的眼睛注视着他	075
第 九 章	花园被浓雾死死地遮蔽起来	088
第 十 章	危险就藏在那栋老楼里	099
第 十 一 章	他高举的斧子会不会劈下去	111
第 十 二 章	他嘴角浮起可怕的笑意	122
第 十 三 章	血水淹没了阿花	132
第 十 四 章	夜来香藏着诡异的幽灵	143
第 十 五 章	冰凉滑腻的女人小腿	153
第 十 六 章	被肢解的女尸	164

第十七章	人的命运比狗还惨	177
第十八章	他的手正被骷髅的手牵着	188
第十九章	香樟树下站着一个白衣人	203
第二十章	她亲吻着骷髅的额头	215
第二十一章	大火中有许多灵魂在呐喊	225
尾 声	还是一些令人惊悸的事情	238
后 记	灵魂和肉体一样沉重	240
附 录		243

第一章 小狗被割断的喉管淌着血

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生命就是一根稻草。我的生命就是一根稻草。已经没有亮泽，在寂寞中等待腐败。在这个夜里，我看到有一个黑影在阴暗的角落里仇视着我。我可以感觉到他（她）的呼吸，那么急促。我不知道他（她）是谁，他（她）会对我造成多大的威胁。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会和我一样在暗夜里流泪吗？不，我只在乎我自己的命运，和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人一样，我变得自私，变得不可救药。我没有办法宽容，我内心的焦灼感与日俱增，我甚至怀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，包括我亲生的儿子，他正以一种冷漠和我对抗着。躺在我身边的丈夫是谁？他的脸在我脑海里一片模糊。还有他的母亲，那个恨我的老女人，她会在这个夜里干些什么？……这个家庭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让我恐惧，我没有办法和他们达成一致，圆满生活。我现在最爱的是我的小狗点点，它是在黑暗生活中唯一的亮光。我多少次在梦中亲吻着它湿漉漉的嘴，它的气味是多么地让我着迷，我不清楚如果我失去了它会怎么样。呼吸的声音还是那么沉重，让我不得不提防着一切靠近我的人，提防着他们对我的伤害……

——摘自李莉的博客《等待腐烂的稻草》

1

傍晚时分，赤板市上空阴云密布，空气潮湿而闷热，远方传来隐隐的沉雷之声，街两旁的梧桐树被阳光暴晒了一天，无力地低垂着宽大的叶子，但它的叶脉间仿佛透出一股渴望，等待着今年入夏以来第一场暴雨来临。

张文波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妙，依旧当他的大学教授，日子流水一样淌着，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，一些小情小绪的事情影响不了他的生活，对于在这个夏天向他悄悄逼近的灾难般的麻烦，他一点预感也没有。就是有什么预感，他也不会去防范，该来的总要来，就像这老天，该下暴雨就下暴雨，谁也阻止不了。

张文波在市十六小学接了儿子，开着那辆银灰色的现代轿车慢悠悠地回家。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，十岁的儿子张小跳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车窗外。他一言不发，似乎旁边

的父亲和他没有一丁点关系。

遇到一个红灯，车停了下来，张小跳的目光一直在追踪从车旁走过的那个妙龄女郎。从背影看，妙龄女郎丰姿绰约，特别是小细腰下的那两条长腿，扭出了万种风情。

张文波也看到了那个女郎，他没有多想什么，只是感觉女郎短裙下的两条长腿特别的白。

张小跳眨了眨眼睛，两只手伸向了自己的大腿部位，轻轻地摸了摸。

车开到了陈山路一幢带有花园的老式别墅前停了下来。这个花园别墅当地人一直称之为“顾公馆”，几十年都没有改变。

张文波按了按喇叭。那扇沉重的黑漆铁门洞开了，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把门打开的。那姑娘等张文波把车开进来后，就关上了铁门。

张文波在顾公馆的楼前让儿子下了车，然后自己把车停到后面的车库里去。

张小跳没有注意乌云翻滚的天空。他被花园中间的香樟树上的一个鸟巢吸引了。他来到了树下，仰着头往上面张望，鸟巢里有几只小鸟探出毛茸茸的头，不停地叫着，像是饿坏了，又像是在呼唤什么。

他看了一会，扭过头，对正要进屋的姑娘冷冷地说：“阿花，你过来！”

阿花犹豫了一下，她是张家的保姆，自从她踏入这户人家的家门后，小主人张小跳除了用怪异的目光审视她和欺负她，很少这么主动地叫她。

阿花还是走了过去，笑着对张小跳说：“你叫我有事么？”

张小跳指了指树上的鸟巢说：“你看——”

阿花的目光顺着张小跳的手指方向望去，她看到了那个鸟巢，阿花的眼中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

张小跳说：“这树上什么时候有个鸟窝的呀？”

阿花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知道呀！”

张小跳白了她一眼说：“问你也白问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乡下人，你回去吧！”

阿花脸红了，匆匆离开了张小跳。

张文波停好了车，看见张小跳站在树下，就说：“小跳，快回家！”

张小跳没有理他，他在琢磨着什么问题。

张文波说了声：“这孩子，又在想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了。”说完，他自顾自地进了屋。

这时，张小跳的母亲李莉回来了，她一进院子的门就看到了树下的张小跳。她推了推眼镜，对张小跳说：“儿子，你站在那里干什么呀，天都快黑了，还不进屋，你看，这天像要下大雨了。”

张小跳嘟哝了一声：“我就站一会不成么？”

李莉知道儿子的脾气，她只好说：“呆一会就进屋呀，马上就要吃饭了！”

张小跳的目光有些痴呆地看着鸟巢。

天渐渐地暗下来，鸟的叫声也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风声。风越来越大，香樟树被风刮得哗哗作响。张小跳担心着鸟巢会不会被风刮落。

从别墅走出来一个娇小的老太太。她来到了树下，问张小跳：“小跳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！快回家吃饭了，都等着你呢！”

张小跳说：“奶奶，我一会就进去，你先回去，你们先吃吧！”

老太太厉声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在这里再呆下去了，快回家！”

张小跳站着不动，也不言语了。

老太太不由分说地拉起他的手就走。老太太的手还很有劲，张小跳挣脱不开，很不情愿地跟着她进屋去了。老太太边走边说：“快回去吃饭，我的小祖宗，难道你不饿么，往常时，你一回家扔下书包就喊饿了！吃完饭还要和你爷爷学琴呢。”

张小跳此时心里还是想着鸟巢的问题，至于吃饭学琴什么的，全都抛在脑后了。他关心的是，那个鸟巢会不会被风刮落？如果被风刮落了，那几只嗷嗷待哺的小鸟会不会无家可归？它们会不会死？这些问题折磨着张小跳的心灵，暴风雨在这个夜晚来临，张小跳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就在此时，在离顾公馆不远处的一个窗户后面，有一双眼睛在眺望着顾公馆。这双眼睛里透出神秘莫测的光芒。

2

暴风雨在晚饭后来临。阿花在此之前已经把楼上楼下所有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。雨鞭狂野地抽打着窗户的玻璃，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。屋外狂风呼啸，盘旋着呜咽着，声响凄厉而又狰狞。偶尔响起的炸雷似乎要把这幢小洋楼劈成两半。张牙舞爪的闪电恶龙般企图把夜空撕成碎片。

老太太梅萍坐在客厅里喝着茉莉花茶。她一直就喜欢喝茉莉花茶。她曾说过茉莉花茶长期饮用可以使人变得年轻，年过八旬的梅萍还是那么健康，看上去六十来岁的样子，而且思维敏捷，也许就和茉莉花茶有关。梅萍边看电视边喝着茶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仿佛屋外的暴风雨以及雷电都不存在。

阿花坐在梅萍的旁边，陪她一起看电视。

一声炸雷和闪电划过之后，阿花的眼睛慌乱地往窗外瞥了瞥，身体也微微地颤栗了一下。

阿花对雷电的反应梅萍倒是看在了眼里。她淡淡地一笑，对阿花说：“阿花，你去把窗帘挂起来，你看不见闪电就不会害怕了。”

阿花就站起来，把客厅落地窗的窗帘挂上了，窗帘顿时把窗外的一切都阻隔了。阿花重新坐在了梅萍的旁边。梅萍微笑地对阿花说：“阿花，你们年轻人内心急躁，容易对一些外界的东西产生强烈的反应，我年轻时也是这样，或喜或悲，没有定力，内心一定要安静，内心安静了，就能化解

很多问题,就不会受任何事情的烦扰。”

阿花毕恭毕敬地对梅萍说:“谢谢梅奶奶教诲,梅奶奶的话我都记在心上了。”

梅萍又笑了:“瞧你这张小嘴甜的,涂了蜜。”

阿花的脸红了,羞涩一笑。

李莉穿着一双拖鞋,抱着那条斑点小狗从三楼的卧室下来。她路过二楼客厅门口时,阿花赶紧站起来迎了上去。

阿花说:“李阿姨,我帮你去替狗儿洗澡吧!”

吃饭时,她听李莉说晚上要给小斑点狗洗澡的。

李莉面无表情地说:“你看你的电视吧,我自己来,况且,你伺候不好我的点点的。”

阿花站在那里有些尴尬。

李莉自顾自地下到一楼去了。

李莉下楼去后,梅萍微笑地对阿花说:“阿花,来,坐着看电视,你忙了一天,坐下歇歇。”阿花觉得梅萍的微笑特别温暖,重新坐在了梅萍的身边。梅萍脸带笑容,柔声细语地说:“她对狗比对孩子还呵护,这也是人之常情,自己的东西总归是珍贵的。”

阿花听不明白梅萍话中的含义,但她觉得梅萍的声音特别好听,要不是看着她在说话,还会以为是个小姑娘呢,梅萍说话的声音像她脸上的皮肤一样柔嫩。梅萍竖起了耳朵,阿花知道她在听客厅右边的琴房里传出来的声音。听了一会,梅萍淡淡地说了一声:“小跳今天弹的琴有点乱,这孩子又心不在焉了。”

琴房里,老头张默林在看一本厚厚的书,张小跳在弹着钢琴,张默林不时地对张小跳说:“小跳,好好弹,不要走神!”

说话的时候,他的眼光还停留在书上。

张小跳心神不宁,他心里还记挂着香樟树上的那个鸟巢。外面狂风暴雨,雷电交加。他担心着那几只小鸟的命运。弹了一会,张小跳停止了。张默林这时才把头抬起来,看了看张小跳说:“小跳,你怎么不弹了?”

张小跳说:“爷爷,一个小时到了呀,我还有点作业没写完呢,一会爸爸又要我睡觉了。”

张默林看了看墙上的挂钟,揉了揉眼睛说:“哦,一个小时了,快去写作业吧。”

张小跳如释重负般地离开了琴房,他来到了客厅里。梅萍对他说:“小祖宗,今天又没好好弹琴。”张小跳没有理她,他想,奶奶梅萍平常对自己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,偏偏对他学琴这样上心呢?他带着这个问题跑上三楼去了。他的卧室和张文波夫妇的卧室都在三楼。

梅萍说:“这孩子越来越像他父亲了。”

阿花实在不明白梅萍说的话,因为她不清楚张文波小时候是怎么样

的,但有一点阿花清楚,张文波小时候也一定要练琴的,说实话,阿花还真不喜欢听钢琴的声音,还没有她老家乡下那个哑巴拉的二胡好听。

张小跳上了楼,路过他父母亲卧房时,发现父母亲卧房的房门开着,他看到父亲在电脑前不停地打字,脸上还带着暧昧的笑容。张小跳悄悄地走了过去,来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他走进自己的房间,赶紧把门关上了。

他来到了窗前,撩起一角窗帘。张小跳看到了那棵香樟树。香樟树在暴风雨中飘摇着,他看不清树上的那个鸟巢,也听不到鸟巢里小鸟的哀叫。他心里认定,那些可怜的小鸟一定在哀鸣。一个闪电鬼怪般划过,然后一声炸雷响起,张小跳浑身遭电击般战栗了一下,他放下了窗帘。他知道雷电会把人劈死,但他不明白被雷电劈死的人是什么样子的。关于死人,张小跳不敢多想,他想的是先把没写完的作业做完,否则明天上学会被老师克死。

阿花看了一会电视就犯困了。梅萍对阿花说:“阿花,快去睡吧,这一天把你忙的,一定太累了。”

阿花说:“梅奶奶,你也早点睡呀!”

梅萍微笑地说:“去吧,你就甭管我了,我的生活习惯很有规律的。”

阿花的睡房在一楼,一楼有饭厅、厨房、一个杂物间、一个供仆人睡的小间。另外,还有一个卫生间,这个卫生间张家的人一般不用,主要是给来客和仆人用的。

阿花从旋转的楼梯走到一楼时,就听到了卫生间里传来李莉的笑声和说话声。

她在和谁说话?

阿花听见李莉的声音,心里有些忐忑。她本想走过去和李莉打个招呼的,但她很快地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她进房间时,往卫生间那里瞥了一眼,那一眼意味深长。

李莉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放满了水,小狗泡在浴缸里,李莉细心地给它洗着身子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部位。水温适宜,小狗似乎舒服极了,乖乖地让李莉伺候着,李莉边给小狗洗澡边笑着说:“点点真乖,点点是乖宝宝,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。点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宝宝。”

给小狗洗完澡,李莉用浴巾给它擦干,然后就用电风吹小狗的毛。

李莉显得十分有耐心。她给小狗吹着身体,眼中闪烁着晶莹的光泽。吹干小狗的身体后,李莉又用梳子把小狗的毛梳得柔顺。一切做完后,李莉抱起小狗,亲了小狗的嘴巴一下,小狗伸出温暖湿润的舌头,在李莉的嘴唇上舔了一下,李莉甜蜜地说:“点点真好,妈妈爱死你了。”

李莉抱着小狗回到了三楼自己的卧室。

李莉走后,阿花来到了卫生间。一进卫生间,阿花就皱起了眉头,她吸了吸气说:“狗臊味真浓!”

她收拾起来,冲洗浴缸,把散落在卫生间里的狗毛都拾掇干净。然

后,她才开始自己洗澡。刚来到这个家时,她在浴缸里泡过澡,但后来不泡了,因为李莉用这浴缸给小狗洗澡。在李莉眼中,小狗一定比阿花要干净。阿花用淋浴头冲洗自己鲜嫩的肌肤,咕哝地说了声什么。那是一声诅咒,她老家乡村里十分平常的一声诅咒。

李莉抱着小狗在卧室里和小狗亲昵着。张文波在她进来后就关掉了电脑。他站起来,伸了个懒腰。李莉知道他刚才又在网上和哪个小姑娘聊天。她酸溜溜地说:“继续聊吧,没有人打扰你的。”

张文波笑笑:“有什么聊的,聊什么呀!”

李莉抱着小狗,摸着小狗的皮毛:“网中自有黄金屋,网中自有颜如玉呀!”

张文波说:“你这人怎么阴阳怪气的呀!”

李莉冷笑了一声。

张文波又说:“对了,你去看看小跳吧,看他睡了没有。”

李莉亲了一下小狗说:“你就不能去啊,凭什么非要我去,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。”

张文波拉下了脸:“小狗是你儿子,小跳不是!”

张文波悻悻地出了门。

李莉又冷笑了一声,继续逗她的小狗玩,逗了一会,李莉对小狗说:“点点乖,点点也该睡觉去了,妈妈累了,也该休息了。妈妈明天还得去上班呢。”

李莉抱着小狗出了门,她要把小狗放进漂亮舒适的狗舍里去。狗舍就在三楼楼梯拐角那里,她曾经想把狗舍放在自己的卧室里的,但张文波死活不同意。她只好把狗舍放在这个地方,张文波有时出差开会,她就会抱着狗睡觉,那是她最惬意的时光。

这时,屋外又响起了一声炸雷,小狗警觉地竖起了耳朵,两眼惊惶的神色。李莉抚摸着小狗:“点点不怕,点点不怕,点点是勇敢的宝宝!”

小狗哀怨地呜咽了一声,似乎没有体会到李莉的爱抚,而仍然沉浸在恐惧之中。

3

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。李莉醒过来时屋外已经宁静。她仿佛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在沙漠里寻找她的小斑点狗。她一个人艰难地走着,怎么也找不到那条心爱的小狗。她越走越渴,越走越干,她找不到水,哪里也没有水……李莉咂吧了一下嘴巴,嘴巴特别的黏,而且有些苦味,嗓子干得要冒火。

张文波的呼噜声有节奏地响着,他睡得踏实,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男人。

李莉想喝水,她打开了床头的台灯,悄悄地下了床。李莉看了看桌子

上的两个杯子，两个杯子都是空空的，她怎么就没有在今夜准备点水呢，人总有饥渴的时候。没有办法，她只有下楼找水喝。她知道二楼的客厅里有大桶的纯净水，但她不想打开二楼客厅里的灯，她怕吵醒那两个分房而睡的老人，尤其是她婆婆梅萍，她受不了梅萍虚情假意的微笑。撕开那层假模假式的微笑，梅萍老太太狼外婆般的本来面目就会一览无遗。李莉并不是没有见识过，想想梅萍的微笑，还真有几分歹毒。

李莉决定下到一楼去，到厨房的冰箱里找点饮料喝。她还真想喝点甜的东西，冲淡嘴巴里的苦味。李莉走下了旋转的楼梯，她经过小狗狗舍时本想去看一眼小狗，那角落十分安静，她就没有过去，怕惊醒小狗。

楼梯墙壁上的灯是暗红的，纵使有这样的灯光，她下楼还是要十分的小心，生怕一踩空滚下去。她走到二楼时，仿佛听到二楼客厅里有种奇怪的声音，她想进去看看，但还是没有踏进去。

李莉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，她的脚步很轻，生怕吵醒这栋楼里的任何一个人，似乎也生怕吵醒这栋老式洋楼沉睡的记忆。她走着走着，突然感觉到一股阴风从身后袭来，她本能地回过头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有。

李莉继续走着，突然，她觉得自己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，一个趔趄跪倒在楼梯上，幸好没有摔下去，她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楼梯上静悄悄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李莉重新站了起来，膝盖有些疼痛，不知道是不是擦破了皮。她心里骂了声，这什么鬼地方！当初要搬出去住多好，都怪张文波，非要住在这死气沉沉的楼里，她觉得这栋楼就像梅萍一样慢慢地在腐朽。

李莉还是觉得口干舌燥，她加快了脚步下了楼。李莉来到一楼时，她感觉到阿花的房门缝隙中透出了亮光，阿花在干什么，她难道没有睡？阿花为什么不睡？不一会，阿花房里透出来的光线熄灭了，也许是阿花听到了她的脚步声，赶紧把灯关了。

李莉打开饭厅的灯时，她仿佛看到一个人影闪了一下就消失了，饭厅落地窗的窗帘动了动，难道有什么人藏在窗帘的后面？李莉的心提了起来，寂静中，李莉听到了自己的心跳。她感到自己的心跳是那么的有力和慌乱。李莉随手拿起了一把扫把，她很奇怪扫把怎么会放在饭厅里。李莉壮着胆子对那窗帘说：“谁？”没有人回答她。李莉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。

落地窗帘一点动静都没有了，李莉的心跳加速，快要血脉贲张了，李莉猛地掀起落地窗帘，她什么也没有看到，落地窗关得严严实实，根本不可能有人从这里进来或者出去。

李莉放下了窗帘，扔掉了手中的扫把，此时的她大汗淋漓，睡衣都湿透了。李莉摸了一把脸，手掌上全是汗水，她长长地喘出了一口粗气，坐在了椅子上。她在考虑一个问题，自己的惊恐情绪是如何产生的，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编辑的一本恐怖小说里的情节：有一个人总是在夜晚的时候

听到呼吸的声音,独自一人时候那呼吸的声音也会跟着她。呼吸的声音无处不在,她为了抗拒那呼吸的声音,用棉花团把自己的耳朵堵了起来,就是如此,呼吸声还是强行地进入她的耳朵,她实在受不了了,在一个深夜,用枕头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和鼻子,最后活生生地把自己给憋死了……呼吸声,李莉仿佛听见了寂静中传来的呼吸声,那是她自己的呼吸声吧?那么沉重,无可奈何,口干舌燥,口干舌燥!

李莉意识到自己下楼来的真正目的。她无力地站起来,朝厨房走去。进入厨房后,李莉闻到了一股煤气味。李莉悚然一惊,是不是阿花那个乡下丫头忘记关煤气了?李莉赶紧检查了煤气灶的开关,没有问题呀!她又检查了一遍其他地方,也没有问题,况且厨房里装了煤气的报警器,如果煤气泄漏,报警器会响的。也许是自己平常很少进厨房,偶尔地进入一次,就会敏感地闻到那种残存的煤气味道。

李莉捂住了胸口,自己怎么就成一只惊弓之鸟了呢?生活在这繁杂的世界里,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一只惊弓之鸟。李莉这才走近了冰箱。冰箱静静地立在厨房的一角。她一步一步地靠近冰箱的时候,心又骤然狂跳起来,她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难道冰箱里藏着一颗炸弹,她只要一拉开冰箱的门,炸弹就会引爆,她就会被炸得血肉横飞?有多少人巴望她死去呢,她死去了对那些巴望她死的人有什么好处?李莉自己对自己说,你别胡思乱想了!然后,她就站在了冰箱的面前。李莉的手有些颤抖,她咂吧了一下嘴,嘴巴还是黏黏的,有些苦涩。李莉迟疑了一会,伸出了手,猛地拉开了冰箱的门。

李莉心里一阵窃喜,没有爆炸,看来自己的确多心了。可是,就那几秒钟的时间,李莉的眼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,脸部肌肉抽搐着,脸色也变化着,一阵白,一阵红,一阵青,一阵灰……李莉的双手用力地举起来在空气中猛地抓了一把,然后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:天哪——

4

李莉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她多么希望这是一种错觉!可她分明真实地看到这样的情景:她心爱的小斑点狗被割断了喉管,血淋淋地被塞在冰箱里,它的头朝着外面,睁着眼睛,死了还睁着眼睛。眼角湿湿的,那是它的泪!狗身上的毛上沾满了血,喉管里的血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,那血该还是温热的吧?

李莉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叫在楼里回响,似乎没有人听到她的狂叫,楼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李莉热泪纵横,哽咽着,什么也说不出,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是谁下的毒手,杀了她心爱的小狗?

李莉变得颠狂了。她从冰箱里弄出了小狗,是的,小狗的身体尚存着温热,一定是刚被杀死不久。李莉抱着小狗冲出了厨房,冰箱的门也没顾得上关上,冰箱往外面冒着雾般的冷气。

李莉抱着血淋淋的小狗，大声地叫着：“是哪个没心肝的杀了我的点点?!”

她身上沾满了狗血。

李莉来到了阿花的房门口，大声地说：“阿花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点点？你给我滚出来，给我说明白!”

阿花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李莉流着泪，她见阿花根本就不理她，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一样，她就上了二楼。

狗血滴了一地，楼梯上滴满了狗血。

她疯了般冲进了二楼的客厅，对着二楼客厅旁边的两个房间喊叫着：“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的点点，你们怎么下得了手呀！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的点点？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!”

那两个房间是梅萍和张默林的卧房。梅萍和张默林都没有反应，好像没有听到李莉悲惨的叫喊。

李莉十分愤怒，为什么他们装着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叫?! 李莉听到了呼吸的声音，沉重的呼吸声。她在二楼喊叫了一会，就冲上了三楼，她没有在儿子的房门外喊叫，而是直接走进了自己的卧房。她正要对着自己同床异梦的丈夫喊叫，她看见丈夫惊坐起来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抱着死去的小狗浑身是血的她。张文波什么话也说不出，他似乎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